

# 四合院里的旧光阴

■ 乔休

骄阳把我住的所坦街这座三进三退的四合院，晒得亮堂堂的。星期一上午，妈去莘塍针织厂上班，为摆脱我，迈着碎步跑出门台。可能怕我跟去，舅舅把我拦腰举起，结结实实，墩到屋檐下石磨上。没法子下来，幼小的我，只能号啕大哭以示抗议，哭到天昏地暗，没一个人愿意理我，哭到驼背外公下班归来，从他白“护身布”口袋里，掏出一小截甘蔗，塞到我手上。我的哭声戛然而止，边张开大嘴啃甘蔗，边把甘蔗渣啐到地上。我的大姐表姐表兄妹，眼睁睁围拢过来，外公掏出几小截甘蔗，依次分给他们。看大家都已埋头苦干，他又把一小截甘蔗悄悄塞进我手心，我一把攥紧，悄无声息地从磨盘上蹭下来。

甘蔗渣如天女散花般铺满地。垸间泥地材质复杂，走路易滑，需十趾抠着鞋垫，才能避免摔跤。“解放脚”外婆，擎着一把扫帚，踉踉跄跄冲出来，伴随哟去一声吆喝，奋力飞出大杀器，母鸡群正嗷嗷咕咕啄食甘蔗渣，顿时炸了窝，像遭遇原子弹四散逃亡，毛羽粉尘，在阳光下悠然飘散。

南厢房是舅舅舅妈住的，一张单亭床，有床杠围。舅舅是毛社领导，脸红扑扑的。酒精从毛孔泛出来，在周遭空气里飘散。他习惯在家睡到晌午，再出去去单位，走路慢悠悠的，鞋底一拖一擦发出声响，稍微有些驼背前倾。他人比外公高，背也浑厚圆润一些。

从板壁后的木楼梯走上去，是垸间楼，木楼板。木露台上养着一笼鸽子，这是舅舅养的，比赛用。鸽子每每咕咕叫时，我就开心地对我说，它们叫我哥哥。妈妈说，那你有弟弟了。后来有人认为是信鸽，舅舅不得已屠宰，一天一只，黄酒炖鸽。舅舅就是这样，身体供得棒棒的。



AI制图

外公外婆住楼上，我跟他们睡，肝筋太攀，肝热上火，我几乎天天凌晨都哭醒，肚脐哭鼓出来，竖得像小香肠。外婆轻轻拍打我，我又睡过去。外公被吵醒后，睡不着，床头柜里掏出老酒汗，抹在青筋暴起的小腿上，骂骂咧咧。然后穿衣洗漱，出门上早班去。这时，门外还黑黑黑黑的。

楼梯下有一过道，通往后边的小院子，影壁前有个水井，水清冽冽的，每天有人打上水来，洗衣服，泡西瓜，青壮年拎起铅桶，劈头盖脸淋在身上，再打个寒战。水井边有个黑乎乎的小门洞，住着老两口，皮肤苍白，干干瘦瘦，弱不禁风。我盯着他们看，他们也盯着我看，一声不吭，面面无表情。我们相互看过后，他们默默转过身，回到门洞去，悄无声息地合上门。他们是四合院的原主人。落毛的凤凰不如鸡。

舅舅房间后是厨房，和住厨房楼上的阿叔叔家合用。舅舅家有五个子女。企业干部阿叔叔家，也有不少子女，加上我家姐弟俩，后院道坦还有搬运工人阿奇家四兄弟。搬运公司的两轮车，轮胎都是大号的，在石板路上滚过，轰轰隆隆的。感觉阿奇家的都很健美，手臂腱子肉凸显。孩子一多，每天就如过年般热闹。男孩天天响打锣似的，前院后院，呼啸而进，呼啸

而出。上午打架，下午和好。女儿家则细墨得多，踢毽子，跳方格。

住楼梯下过道那边木壁房里的那户，家长是做采购员的，条件比较好，当年大家都瘦精精，他的脸油光光。那叔叔阿姨天天笑眯眯，对我们说话也和气。他家有个女儿，穿衣打扮和我们不大一样，也不好说话，娇滴滴的。我心里不太舒服，偶然听妈妈说她是抱养的，我心里一下子就平衡了。足见人之初性本善，不一定都对。我从小就有劣根性。

舅舅厢房对过那北厢房，是另一户人家，也大多是男孩，都是读书人，斯斯文文，戴眼镜，求上进，支边插队下乡回来，考进大中专，不和我搭话。也可能内向，不喜交流。他们家有教书的，当会计的，在百货公司工作的，都属于上乘工种。他们周末在家吹拉弹唱，手风琴、二胡、口琴、笛子。而我们几个，倚着门框涎着脸，听曲儿。我后来爱上读书，估计也有向他们看齐的意思。

往大路走要经过道坦，中堂住着五户人家。其中一家，有个年纪比我稍大点的人，一只眼睛斜视，还单只手，可能小时候遇上过事故。但这不能磨灭他喜作恶的个性，我是他最喜欢捉弄的对象。我天天一见到他就跑。他像一阵风飘过来，一会儿就逮到我，我有时侥幸从单只手里溜出来，他追我逃，我插翅难飞。我被牢牢擒获，少不了额头挨一顿板栗，又一路哭鼻子回家。

他家隔壁，有个老头子，脸膛红彤彤，眼镜像酒瓶底子，你盯着他眼睛，自己先要晕。他爱喝酒，更爱打老婆女儿，家里打成一片，闹元宵似的，三门楣轰隆一声掀翻在地，我等着读秒，果不其然，紧接着，就是盘碗碟里啦啦碎一地。

世界顿时安静下来。

# 泡在温图

■ 黄和平

假期的清晨，如往常一般走进温州市图书馆，沉浸在泛黄的书页与密集的铅字之间，不断地翻阅、拍照、摘录、思考。我如此状态已半年多，像是赶赴一场与历史的持续约会。

这最初是源于工作需要。然而，随着深读，我渐渐从“任务所驱”转向了“心灵所引”。每当从某卷旧籍中找到一条与塘下相关的记载，内心便忍不住雀跃；可同时也愈发清楚，自己触及的，不过是这片土地千年文脉中的一涓一滴。就在这既近又远、既亲且疏的牵引中，对史料的追寻、记录、咀嚼与转化，已悄然成为了我生活的一部分。

那段日子里，好友盛强兄向我荐读《张桐日记》，说其间载有不少塘下资料。我于是从温图借来一观，果然如他所说，其对塘下人事的实时记录令我着迷不已。还书之后，我迫不及待地网购了《张桐日记》《刘绍宽日记》等一些相关书籍，仿佛只有将它们置于书房、捧在手里，我才能安心地、一次次地回溯那个时代。

除了每月仍抽出一两个周末在温图看书外，我还开始有意识地在温图的“瓯越记忆”数字平台上浏览，搜集一切与塘下相关的古籍文献。对我而言，每一次翻开古籍，每一次辨认手稿，都是与历史的一次郑重握手；我所体验到的，不只是知识的传递，更是一段段地方记忆的复苏与内化。

随着阅读的递进，那些纸页上的墨迹渐渐“活”了过来。它们不再是平面的文字，而是织成了一幅宏大的历史画卷，有着特定时空中鲜活的脉搏与呼吸，其细节之生动、人物之纷繁、世事之变迁，具有一种难以言喻的魔力，让我如饥似渴、深陷其中。

而这并不算长的坚持，回报却如秋日稻穗，饱满而沉实。它让我拨开时间的迷雾，看见了一个更为真实的塘下。

曾一直以为，塘下的文脉中心应在“四宅一西”，却未想自明洪武二十七年，宁波卫左所千户崔旺奉命率千余兵将戍守初建的海安所城起，文化的星火已悄然向此迁移了。这里曾是瑞安县内第二个被称为“城”的地方，拥有清顺治十八年从场桥迁到海安的双穗场盐课司，诞生了清末瑞安东部乡村最早的新式学校——双穗两等公学。也从这里，走出了温州早期学生运动领袖蔡雄、东瓯名师游任逢、古汉语词汇学研究者钱天起等一批精英人物。

文字深处，我亦与一些被岁月尘封的塘下人影重逢。如革命烈士戴树棠的四叔戴炳骢，身为优廩贡生，既是一位执法如山的法官，又是文采飞扬的诗人，还捐资兴学、掌校育人，更修志编史，留下了《鲍川大事记》等大量珍贵墨迹。又如三十二岁主政福建清流县的池澂，勤政恤民，剿匪霸、补师薪、兴实业，被《清流县志》赞

为民国以来该县二十余任县长中的首位“良吏”。

故纸堆中，我所遇的更有塘下久远的文脉遗踪。北宋温州通判赵岷与塘下先生林石交游，一起赏景韩坑淡云顶院（即今云顶寺），留下了让人无限遐想的《游云顶院听瀑楼》诗句。百年之后，南宋塘下先哲陈傅良亦与友人到此玩赏，以《游云顶院和徐叔子韵》相和，令我对这片土地的文脉生出全新的敬意。

藉由阅读，一些历史人物的身世谜团也得以厘清。如《宋史》有传的御史姜寅亮，明代瑞安知县李燦箕在《仙岩志》中记载：“公世居瑞安之崇泰乡塘下，郡志误入永嘉”，说明他是塘下人，而非本市陶山人，更非绍兴某镇人。又如著作列编《永乐大典》的陈武实为陈傅良族弟，二人上溯五代即同祖，并非某些方志或书籍所记的“从弟”或“堂弟”。

这些沉浸于温图的晨昏，让我真正触摸到，历史并非教科书上干涸的结论，而是由无数生命轨迹与地方日常交织而成的绵密之网。它让我懂得，文化自信是源于对自身来路的深情凝视；乡土情深是植根于对脚下土地温度的真切感知。

由此，我冀图更多塘下的有识之士、有力之人，来做这历史的“打捞者”，从那些如同时空容器的古籍文献中，一片片拾回属于我们自己的文明鳞片，让后来者也能沐浴其间，心生光明。

# 云江渡

■ 谢钦巨



飞云江缩成几米进了校园以飞云渡为新起点，流入东海向学生们诉说东瓯的历史

当五星红旗升起，红领巾歌唱桂花香飘两岸

发现这条江时，阳光正停在渡口突然照射到三十年前的我那个骑自行车赶渡船的少年他要在日落前回到学校

总有人在渡口等待，如今飞云江以一种新的方式去渡他们

# 时光里的索面

■ 苏康宝

在曹村遇见索面，我便暗想，索面一定是属于阳光的。它的通透和明亮是快乐的源泉，初眼望去便能让人心底涌起莫名的愉悦。

秋天的那个早上，去曹村坐错了班车，途经东岙，意外看见了村舍间木架上晾晒的索面。一排排面架上，纤细的索面安静地沉浸在阳光中，纯白的面条细如银线，以经纬线的姿态，在乡村大地上织就美好。

微风吹来，阳光下的索面传递着时光的久远、岁月的静好，还有人间的温馨。我久居城市，却不知在乡村，索面已成为牵动人心的琴弦，在时间流淌中化作挥之不去的乡愁。

在浙南，索面的地位高于普通面条。第一次接触索面是妻子坐月子时，岳父特意提着一篮索面上门。精致纤细的索面分成小捆，每捆都缠着红纸带，洁白的面、红色的纸，满满都是喜气。平日里不苟言笑的他，在那刻眼里闪烁着温柔的光芒。

那天是母亲烧点心，身为北方人的她也是第一次接触索面，因不知索面本身含盐，烧制浇头时，汤里无意中多加了些盐，于是一碗原本可以美味的索面点心，因为过度的咸，令人难以下咽。我对索面由此敬而远之，即便是后来每次看到索面，总会想起那碗浓咸的索面点心。面条怎么可以含盐，我一直百思不得其解。

后来在报社当夜班编辑，借住在伯母家。我负责的是国内国际新闻版，每每待版面签发完毕，返回住处经常已是凌晨一两点。疲惫不堪地开门换好拖鞋，却见迎面墙上贴着纸条，原来是细心的伯母留给我的，她叮嘱：“锅里有索面汤，你记得吃了再休息，辛苦了，别饿肚子睡觉。”寥寥数语，扫尽疲惫。伯母是乐清人，烧索面总会加上两条煎得金黄的子梅鱼，细面鲜汤，一碗入肚，梦乡都涌动着暖意。

直到我离开报社，伯母的索面点心始终是我深夜的温情抚慰，我对索面的认训也由此翻了篇。味蕾的感触远比表象深沉，伯母去世多年，那些置于锅里保温的索面点心，依然在我的记忆里热气腾腾。

在我看来，属于索面的那份温情，一定来自于阳光。索面之所以成为索面，不仅仅需要阳光的历练，同时还需要别样的匠心。

那年，温州市文化馆举办非遗展时，曹村东岙的索面展台吸引了我。案板上，一大盆提前盘好的面，制面师傅夫妻



俩相互配合，一卷一拉一挂一扯，一根普通的面棒竟然被扯成了万千银丝，在人的眼前闪闪发光。也是这次亲历，才晓得索面的工序和普通面条加工工序不同，从和面、发酵、切条坯、揉条坯、再发酵、条坯上筷、入面床，先后要经历14道工序，再经历第三次发酵，拉条、晾晒，整个过程大概需要9个小时才能完成。

记得当时师傅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做索面靠太阳，遇不到好天气，就做出不好索面。加盐是为了让它更有韧性，能更久存放。”

被阳光加持后，索面成了绵延的乡愁。在“中华进士第一村”的曹村，索面更被冠以“进士索面”之称。完成曹村之旅时，已是日上头顶，饥肠辘辘之时，我在面馆要了份索面，瘦肉丝炒香菇做浇头，汤里泛着油花。品尝一口，竟与当年伯母为我备的那碗索面一模一样。

遥想当年，曹村才俊远赴京城求取功名前，他们的母亲必定也为他们准备了一碗索面，祈祷一路平安、蟾宫折桂。那些才俊们功成名就、异乡为官时，一定还牢记着母亲烧制的那碗索面，因为那是思念的滋味，更是故乡的滋味。

索面出生于质朴的乡村，却在物质充裕的时代消失。历经岁月磨砺，它承载阳光的洗礼，以厚重的底蕴点缀生活。在曹村遇见的索面，因时光积淀而更具直抵人心的温情。

生活中，能经得起阳光和时间检验的事物，必定都是美好的。

索面正如此。

“讲文明 树新风”公益广告

阅读是获取知识，提升自我的途径，  
而不仅为了休闲娱乐。

瑞安市委宣传部  
瑞安融媒体中心  
瑞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中心